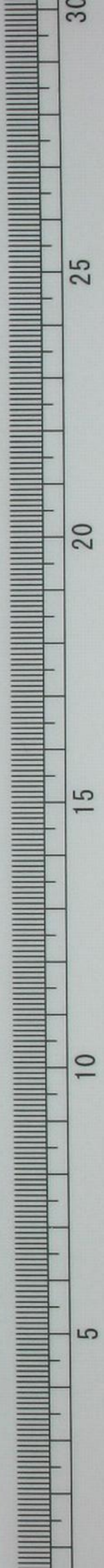


諸子紀事鈔

13  
1030





諸子紀事

113  
1030



113  
第1030  
卷

備用

藤原六十回

會通錄

備葉第一

文學 井通 藤原

護國族尾州人其先清和帝之苗裔鎮守府將軍源賴光五世  
孫池田右馬允泰政生九郎教依初楠正行妻有身新寡更嫁  
九郎所生子者遂嗣名教生身為池田十郎給事京都將軍幕  
府以兵庫助甚有功傳子至曾孫恒利世居攝州恒利為幼伊  
守盡室而行役居尾州天文中取江州養德君生護國族恒利  
卒右府信長少時養德君常養者府号之曰大乳母以濃州永  
良為湯沐邑侯年十餘氣力過人嘗有罵侯者侯怒斷其頭去  
家丞森寺某與俱匿勢州居此何石府父信秀且發兵星崎森  
寺某伴為高賈狀件見養德君曰公子自匿聞傳檄諸縣雖欲  
從之資用窮置臣不能出計為之奈何養德君心凄然下泣曰



若為未亡人語兒善奉大名耳時不可失也趣治行送東中裝  
直百錢森寺某源歸其教侯大悅且日發勢州自負其勇與敵  
疾戰信秀獨視之奇然尤憚侯信秀卒右府嗣弟信行暴虐故  
友右府未能自決乃回羣臣。莫對侯曰此不足怪也追斬  
信行右府曰善羣臣肅服侯取荒尾氏居項之荒尾氏父兄皆  
卒羣子弟擾亂侯斬首惡兩三人餘皆股栗弘治永觀間清須  
守織田某軍於海津若者氏戰浮野侯皆破之右府與飯尾氏  
相率士卒罷散侯收散卒而還又從擊今川氏侯計破之捕首  
虜甚多陳譴其戰軒海右府軍敗去之侯力戰被創敵將稻某後  
數年大小數十百戰靡弗有屠城畧地之功也侯以有功食邑  
尾州大山侯長子曰紀伊君次古新君為是國清侯天正八年

諸臣諫不聽皆擊轡而曰事不可知何戰死為侯延止從治大  
垣久之治岐十三年秀吉發兵紀州燒根來寺且攻雜賀以往  
至太田決河灌城侯隨攻之城兵悉降又從擊越中降成政十  
五年從擊島津氏降義久竟攻日向大隅等皆降秀吉為閑白  
也天子親臨閑白第侯以拾遺駿乘十八年從擊北條氏其父  
壬皆殺死又進兵圍奧州伊達氏南部氏皆降侯以大功益封  
參州吉田食邑十五萬石以勢州小栗栖為朝宿邑是歲冬  
九戶政實作亂秀吉遣子秀次擊之侯從攻其城降政實天下  
皆謂侯材德無雙雖古名將不過也初秀吉賜侯氏族曰豐臣  
某曰羽柴某侯不擇後自去之文保中以良將翁主寡居神祖  
令侯尚焉慶長五年祖神東擊會津侯率大軍從駕野州及三



成謀反事發覺且誅三成等族及福島正則進兵濃州神祖回  
至族且攻岐阜因宣言曰且日濟河泄其諸者刑正則許諾岐  
阜人三千軍於河上族獨率騎兵七千濟河而急擊破之斬首  
七百餘級岐阜軍却二十里正則大驚乃徇曰且日吾悉起兵  
將攻岐阜及期正則先燒民舍數千絕族軍道岐阜人出城擊  
之正則軍皆相距七曲阪族軍從回道濟馳入岐阜城立族旗  
幟守將平秀信遁去族具狀報聞神祖遣行人賜族璽書君項  
之駕及濃州令族護南宮軍族曰臣當西軍弗聞聽關原大捷  
捕首虜數百萬竟誅三成等夷其三族天下定神祖封族以播  
磨兼備前淡路全封百萬石神祖幸諸族朝天子於京師賜族  
命為羽林次將後數年族為昇官發卒徒億五人大興土木之

親鸞社賊以浪華畔荒木氏謀反據花熊城族與二子俱攻花  
熊以往至兵庫尼崎敗之其地已定右府遺族書曰賊黨蜂起  
嘯聚浪華寡人造佐久間某津捕群黨數年未戮一人軍多失  
亡又不敢戰因遣原田某代之未盡破殄群黨招眾首尾相擊  
原田某計窮戰死佐久間某與賊連和釋憾寡人反狀明白寡  
人放之誠不勝怒切齒乎賊黨也先是君等父子驍勇卻敵所  
嚮皆破廼若出界討賊取花熊城寡人雪耻而甘心焉君等之  
力也蓋聞虎殺其身不傷其皮士喪其元不汙其名寡人三子  
皆弱君等視之不可無類我之祝也是時更割攝州除前所食  
十年三月右府遣平秀吉擊毛利氏以右府發罷兵歸為平秀  
穢右府率諸軍誅光秀光秀初敗山崎去也族以兵五千破之



十日秀士葬右府紫野三孫秀信勿絕先祀諸公之子皆求立明年割豐州諸郡更封族于大垣除前所食是時秀吉初始疆大威權日益甚右府次子信雄信孝皆惡之作亂信孝自殺秀吉且攻信雄族不昔從秀吉其明年四月秀吉發兵尾州族行畧地降下大山以徃至岩崎竟卒於長湫軍年四十九

### 備葉等二

國清族護國之次子母善應夫人荒尾氏族為人沈勇有大畧幼時以護國後右府也好將帥之節而習戰事天正八年年十六歲攻荒木氏取花能城右府奇之賜族良馬封以尾崎居一年光秀滅右府族以騎料擊之明年更封池尻除前所食其明年秀吉發兵尾州族行畧地聞父兄皆卒策其馬曰吾且戰死

功相繼於時之縣官令族出獵於武振地方王人聘播摩國以天子命賜族劍馬慶長十七年族疾得回而朝東都賜金為參議又賜族世：勿絕為松平氏族再拜誓首曰臣幸以駙馬之屬待命行回賴朝廷神靈諸軍大捷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朝廷幸已益封臣國作西藩屏又幸受官族思孰大焉臣死且不朽乃歸明年正月族薨於國壽五十縣官使宰臣來弔贈焉禮也世子武藏君嗣是為興國族

### 興國族第三

興國族國清之長子母中川氏曰大義夫人族立為世子仁孝異於它子年十七有園原之役族從國清率騎兵濟河取岐阜城捷縣官事在國清語中慶長八年族異母弟以縣官賜族



金爵中大夫拜拾遺号右衛門督向福照翁王者或部太輔康政神祖外孫封侯為其少故侯掛号右衛門行當國居比何  
女德廟養之加册号侯夫人以備中邑千戶為湯沫邑千戶為  
侯車都 縣官鄉侯賜号武藏守廻歸今侯南遊鎌倉遂之國  
居七年及國清蕩侯嗣國播磨是歲冬浪華人且反侯大興兵  
往佐東軍至尼崎神崎及中津川擒殺救百年人留兵天滿且  
為後援 縣官令侯出戰艦數百備西海之變浪華人盟而還  
明年夏又反侯率兵行燒太和田民舍自奮疾戰斬首千餘元  
和二年春侯朝車都是体不安六月薨於京師即壽三十三世  
子嗣是為芳烈侯

芳烈侯第四

芳烈侯興國之長子母福照翁王侯以慶長十四年生於備前  
國 德廟使豐前守牧野信成賜侯衣叙侯三歲朝見 德廟  
五歲朝見 神祖皆宝刀元和二年興國薨侯八歲嗣為播磨  
侯三年從為因幡侯兼伯耆列明年乃之國其明年 德廟率  
諸侯朝天子令侯朝宿京師九年 猷廟率諸侯朝天子侯為  
驂乘賜侯金爵中大夫拜拾遺又賜侯諱侯侯更故名為今諱  
是後我侯世子既冠不得有故名禮也寬永元年 縣官朝京  
師天子親臨洛陽城侯為驂乘賜金為羽林次將五年春 猷  
廟以中務大輔藤忠刻廿加册号为侯夫人是為圓盛翁主九  
年從為備前侯兼備中列郡自初侯通歷己十六年美正保二  
年縣官令侯國立 神祖廟以歲時祠焉四年 縣官以侯女



公子為翁主賜湯沐邑二千石為右丞相蘇公元妃慶長安元年縣官幸東山親祭神祖廟令侯留守是歲侯詣東山以玉帛祠焉美應三年夏侯國旱秋大水民多飢乏侯乃損膳減省用度糶倉庾以賑貧民尚不能相救仰給縣官貸黃金四萬假予產業明曆寬文之間侯興字崇儒訓卒利兵士太夫人國未人皆有所今或侯嘗有言曰農國之本務莫大焉其以和氣郡異為井地寡人有驗乎古之助法於是損穀二萬置社倉給窮乏不能自存者又曰寡人嘉孝悌力田之民恤幼孤惠鰥寡然窮乏之賈於衣食甚憐嗟焉其與有司察之無有所隱不告者眾又曰古之王者聽政也百工諫庶人傳語而後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衛武公雖老耄也猶箴箴於國恭恪於朝至今

稱焉寡人不佞常畏負縣官之恩德其置篋城門以受諫書事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侯專務德為政皆此類也是以四境富彊興於禮義侯始為縣官卒徒億五人大興土木功皆如國清興國之時寬文十二年六月侯老於國世子代侯是為曹源侯天和二年五月卒列侯薨壽七十四



先妣齊藤大孺人行狀

先妣大孺人齊藤佐仲君生也佐仲君事最上為騎隊長最上  
國除佐仲君來東都取安見氏生大孺人十二歲安  
見氏即世佐仲君歸羽託大孺人於久野氏家而去大孺人貌  
焉之孤藉久野氏為存久野氏雅故本方佐仲君為俠故顧循  
無不知己之出大孺人二十歲給事美作森侯夫人宮也何矣  
夫人致出歸久野氏二十五歲歸先君之子蓋遭先君子筮仕  
文廟潛邸家負大孺人攻苦食啖能安不為厭日夜方收婢治  
家事黎明而起丙夜而休既成朝祭之暇及中裙廁踰身自挫  
鐵治繡功信不圖奉不使先君子知衣有補縫先君子好客中  
飲徵者大孺人宿有蓄聚調適以時承代薦咄嗟則苦在拊呼



則甘至不使先君子高蹈哉揮俎而責臯  
文廟從潛邸入西城先君子從駕為納府曹長職事鞅掌在府  
月二旬家事一切倚辦大孺人其守家儉如夫在叔之橫悍嗣  
主亡動違童為片言服之大畏其志且莫爾給於家內整尔如  
東先君子在納府職出納金刀衣帛焉賈人或以蔗糖薦其亡  
寘金焉大孺人寫其甌糖尺而金見大孺人遠召賈人責及之  
以何賈人賄事寤見納府多連逮獲罪他遷亦見追責先君子  
獨以清白無咎先君子族弟某以勇悍侵人數假貸其族不繼  
按劍罵詈不已人懼其勇悍無不應需先君子召之与金三楮  
因責之曰汝有負侵人若有藉吾家格殺斷頭不為族統舍其  
人頓顙謝去後囑先君子亡妻請余甚家人兇懼大孺人從容

出惟曰疇昔之謝豈遂忘家之耳乎今何復來侵為若本連  
去舉家皆子故也其人憚然家自亂母子孽族馮焉狂奔入  
室奪刀擬人女兒泣走大孺人捽其頭叱唾出諸外神色自若  
常謂余自祈觀世音雖震來不就也神豈護余乎以是先君子  
從潛邸書吏至三城衛長垂三歲雖入直之日中無內顧又側  
之憂孝子安世仲子也幼弱病羸大孺人謂仲子病若不勝衣  
從事估畢以息業可也与常室者多力騎射擊劍能入於人中  
不侔恒召安世在側督課居學呻吟至良夜息則不免于收戚  
之捷以故端庭之日雖曰未能與謁也已得備誦習傳推播古  
之力毋教為茲厚於我引安世弱冠始賜月俸非痛就席蓋非  
常以大孺人戒曰勿謂老婦待尔柔嘉甘毳之養余不須矣唯



悲尔小百才流七自誇貽患老婦之目前夫唯謹慎以休老婦  
憂擊可以常養安世信弄誘毀斯集半奪既寧親族嗾：視余  
如狼子不能馴或勸自裁者大儒人後暇如常無意督過從  
容口雖不謹既往無亦晚葉者自今以往亦噴厲書史不見  
異物而遷焉若將沒身上之足塞國家之咎責下之足禦匈：  
之多口若為怛嗚之稽遷業繫卜老婦將吐棄之以故安世  
每志之肝膈也辱攘臂輒復引日苟生卒得稱刺州之廢臣按  
小學同里安世嘗最雖未能孟晉于道而不自蓋而置者毋戒  
綽然而善謀为大或大孺人恒謂老婦事先君子已無遺憾唯  
厲三千釋且狂自作薛十一子雖先廢唯恃有專業無他賜二子  
安：手引及家有凶禍安世走以迎戒左右不使知之時怪曰

伯叔二子久不晨夕家其必有故乎仲也必以吾老有隱茶已  
稱未亡人何与聞家事卒不問每安世獨省泣然泣下曰伯叔  
久不肖定唯余与女相安而已以前居葭陋移居孫婦之家日  
待安世來而食三年病革告安世曰瓮予篋內有發卷之書  
文之布也閱之法華文也問之曰余當三十三歲震蓋婦人厄  
會也乳十死一生必分圻副故製此表服以待而幸無蓄害以  
迄于今茲五十年前所待在干且夕請以之殮言終誦經而逝  
以寬文九年己酉二月二十一日生以寶曆元年十月九日歿享  
年八十有三葬東都雜司谷法明寺中孝子安謹狀如地嗟呼  
哀哉丈夫以事行華婦人淑于內非文不顯文之不可以已也  
而礼君之不言下之言不文者非所為以至痛節也已乎而人



子之心不忍親逝而湮滅無餘今無賴之有述乎爾圃德靡子  
孫尚何稱諸昆裔而云有母德之如此哉豈不惜乎雖創鉅日  
久然不得不權以文章亦一順為乎余雖不能希藻其德或抑  
僅亦述之可以行遠度於為子之道竭力而分之一亦哀孤之  
至情也若夫人道有內焉有外焉不謂他人父不謂他人母然  
而虛美其親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君子所弗為人情寧不欲以  
撮土勺水附益山海乎而飾非其情以視世其世人實應且增  
以非余為託孝以詐術故孝子有述不欲聲聞過情而立文之  
為貴先此之德雖隱乎內或實之不可掩庶使子孫有識者言  
觀其行以識至痛之文所以為致其痛者耶

孝子 版倉安世

書安積老牛子筆記

神祖遺事後

觀鳳之一羽知五色之備嘗鼎之一齧知五味之和今考古今  
之籍論國家之故亦然有一事而集天之下美者有一舉而係  
社稷之重者愚者類焉智者欽焉昔漢祖起匹夫提三尺以馬  
上得天下非素學儒知學問者然其破淮南黥布還乃過魯以  
大宰祀孔子是時天下甫定瘡痍未起而此事乃出於多事僥  
倖之日大非沛邑亭長之所為矣信乎帝王自真也豈夫暗噫  
叱咤之人所能慮及哉披山之力不能敵也蓋世之氣不足多  
也世以劉項並稱殆非知言者矣然前史贊高祖者稱其將  
之能而已稱其使材納諫之美而已至於幸魯一事則未間有



表章而尚論之者自朱文公脩通鑑綱目始特大書於策然後  
其事赫々昭如日星寧獨一代之鉅典抑亦千載之盛事豈嚮  
之所謂一事而集天下之美一舉而係社稷之重者非耶善耶  
尹遂昌之論曰漢家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乎此也夫  
漢祿秦而有天下當時承焚坑之餘三代經籍掃地而盡其坐  
乎廟堂之上而執政用事之臣無非椎牛屠狗之徒曾無一人  
知崇儒家聖人者高祖乃出獨斷由深衷能屈萬乘之尊拜趨  
孔廟之下誠足以一洗暴秦污穢而新天下之耳目卒能勝秦  
去殺而致國祚之永久未必不由是而啓之也尹氏之言信不  
誣矣也 本朝自鍾魯擅天下之權武臣徒將充仞海內雖  
有英雄之主間出乎世然徒知以相高不知有聖賢之道六百

任於此矣我 神祖以天縱之材勃興乎參遠之間夷暴亂極  
世屯舉天下而措之於枕席之安其臨御之妙草創大業自本  
暇給而命印行孝經貞觀政要以頌天下其深計遠慮豈出漢  
祖之下哉先是中國高船載朱子集註至未徧行於天下羅  
林道春林京師者以是講論語大外記舟橋秀賢忌之上奏於  
朝廷曰無勅許而以新注講經非典故也請禁止之議奏官先  
聞於 神祖此時議奏兩都廣橋大神祖笑曰講者實為特  
達之識也者得無漏狹之議秀賢無語而罷遂召道春為諫官  
賜宅地于駿府下講四書五經自是瀕洛関國之書盛行於  
本朝而專門曲學之儒無復容異議焉豈非我 神祖扶植之  
力哉宜乎撥亂反正而日躋泰平之域也水戶府師長臣安積



老牛子以本府會撰述國家事實因具載此事於其書又別引  
古證今而評論之甚為詳悉以余之老學尊信程朱因抄錄之  
以為贈余雖未觀其書今以此考之老牛之子作亦可謂能追  
文公綱目之遺意者豈不偉哉恭惟神祖脩明初政有開正  
學之路而列宗相繼莫之敢易至今天下學士書生皆受  
其賜以為吾儒之大幸而世以師儒自居者或信古註而不依  
朱子之註歛生茂鄉夫程朱之說祖宗之所取而今之學者棄  
之伊洛之源祖宗前開而今之學者塞之信教令擾國紀於  
神祖之罪人也斯義也吾將表而出之以為赤幟而揭之天下  
雖世之滄者亦庶有所畏慎而知嚮於正耶亦足以倡正學  
而距邪說矣於是因老牛子之論又推其餘意而重論之以俟

後之學者觀焉享保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鳩巢室真清識



源義仲死栗津

松崎惟時

源義經入京擊源義仲軍破乘勝逐大破之義仲敗走唯六騎  
 從追者數千義仲揮刀血戰五劫敵為其騎泣曰吾死矣若蚤  
 知之何遣兼平為我有兼平豈費金之於礪吾始死生契濶  
 毋相忘迺今不相知其死所悲夫與其騎濟鴨河將之勢多今  
 井兼平亦收散卒將西見義仲遇諸大津義仲執其手泣曰六  
 條之戰吾非不能死苟生不羞者為舊約耳對曰亦唯為君故  
 跳而至此義仲曰樹其旗幸散卒復聚甚矣君之厚臣者也臣  
 受命將上軍軍敗矣義當死亦唯為君故跳而至此義仲曰樹  
 其旗幸散卒復聚者三百騎義仲大喜曰今日固決死願與  
 諸君圍東軍亂行奮擊迺後死遂進擊一條忠賴軍忠賴兵



六千義仲突戰殺傷東兵數十百人復集其騎更有五十騎又擊土肥實平軍破之義仲有美人曰巴鬢髮白哲美姿容有力善騎射常幸從寨旗斬將者數矣義仲謂巴曰汝第去矣我且戰死不則自刃即以君死人將無謂予非夫乎巴不聽義仲復云欲必遣之巴廼箕田師重軍殺師重而去東軍救欲義仲兵義仲騎盡戰死比至粟津唯有兼平、謂義仲曰是粟津原也願君自殺為臣請與東軍戰竭力致死義仲曰六條之戰吾欲死焉唯為爾故苟生至此君何之其藐先世而死將賊車軍兼平叩馬諫曰臣聞非死之難處死實難今吾戲下盡死君亦罷矣即不幸為賊隸獲毋廼為後世笑辱願君從臣之言死軍騎大呼馳下射殺八騎矢盡無復以射持短兵搏戰所當

盡走東軍皆披靡義馳入粟津原日暮天昏誤陷泥中時者水流漸馬蹕而止義仲為流矢中而死兼平乃銜刀而泣君子曰義仲以流離之子起於信陽雖其清和之亂非有立錫之地白旗一麾山東之士雲合霧集與鱗而至猶蟻之慕膾也朝謀血於京師而夕走平氏之衆威振海內何其偉也至其恃力伐功放逐天子神怒民叛身既於粟津卒亡其躬又何其悲也豈非以仁義不施事無師古辱兼平以一人當數千之衆奮身力戰亦死如婦可謂壯士也及巴之斬將猶示諸掌亦奇之為婦人也

源氏克三草

平氏既據一谷抱海被山東壁生田西但鐵嶺之塞二月四日



前將軍源範賴將騎四萬發京次昆陽後將軍源義經將騎一萬長馳至小野原去京二百里一日而至中郎將平助盛軍三草山西夜半義經與諸將議休士遲明孰與乘夜襲其不意田代信綱曰我輩彼寡不過三分我兵之一若至天明彼眾必來附急擊之便乃絕天味道惡眾患之義經曰不有大炬若乎土肥實衝絙火燒民家大焚山不知其夜也山行三十里傳平氏之壘平氏釋木而寢皆喪其馬狼狽而潰乘勝逐北數里斬首五百餘級助盛有盛患旁皆奔矢島平中丞相聞之恐使諸軍山西皆辭使謂平教經曰田獵則擇地在必獲禽戰豈擇敵臣聞命兵丞相分騎一萬予教經軍山西六日義經分騎七千予實平軍山車已以銳兵三千至鐵嶺險甚別府清重曰

先臣義重嘗教臣迷惑失道老馬之智可用也放白馬銀鞍銀勒而隨之乃得道日莫宿山中弁度以虞人至義經曰汝知鐵嶺要害乎對曰知之義經曰吾欲下鐵嶺突入平氏之軍能乎對曰不能也巽崖十仞責育不能上也絕壁三十仞漢不能登也今不知其幾十仞也且臣聞之平氏為所於山足施藤藜以距我義經曰獨不有鹿蹊乎對曰有冬寒則鹿群而東春雪盡則鹿群而西則可度也可以馬而不如鹿乎女老矣無有子乎曰有能從我乎曰能遂見其子是為鸞尾義久義經以為鄉道下鐵嶺襲平氏大破之後數年義經衣川之雜義久從義經奮戰而死



紀齋藤實盛戰死事

植村正直

篠原之戰平氏軍敗走獨實盛止而不走源義仲麾下之士于塚光盛見實盛曰一軍咸走君獨不走可謂勇矣君為誰實盛曰鄙人何足以自通請先聞君名曰信州人乎塚光盛實盛曰願与君闘而決勝負遂進光盛從卒走來禦實盛曰嗟乎汝為其主欲害長者乎我今擊殺汝執之伏鞬斬其首而棄焉光盛從實盛之尤揭其甲裳兩俤刃於其股因相抱墜馬實盛年老且罷於戰加以病傷是以不能起光盛遂斬首戰罷光盛打實盛首以詣義仲幕府曰今日之戰臣獲一異士以為將則無從卒以為士則衣錦袍尚其姓名則不答其言則東人也因示之首義仲曰嗟乎是齋藤實盛也昔我如上毛偶見實盛夫



時頌白度已七十其髮且皓今其髮尚黑何哉桓曰兼光與  
實盛遊必識之命召兼光而示之首兼光泣曰是實盛首也義  
仲曰其髮尚黑何也兼光揮淚曰嗟乎丈夫平日出言不可苟  
我臣嘗與實盛遊實盛言曰年過六十而在戒行進與先非者  
則非長者之行也止而在後則笑曰老矣亦可恨也我欲墨  
鬢髮偽壯士以敵一壯士可乎其言如此夫或踐其言乎君蓋  
試使人濯之義仲因命濯之皓然白者也亦實盛將奔京師  
辭於大臣宗盛曰往者富川之役未戰而逃歸為天下笑實盛  
實耻之今此行也臣必戰死以雪富川之耻臣生於北地中居  
東武有年矣今將北行請賜錦袍古人有言曰富貴而不歸故  
鄉如衣錦夜行臣雖不富貴亦得衣錦以死于北地則雖死猶

生之日也宗盛曰善乃賜錦袍故實盛衣錦袍云



諸子文

考次公乞壽文

據諸次公蓋齊藤別當實成受之後壽永末末實盛及其二子五  
六皆節死焉事見乎前史而十數世高大父助大夫始事與侯  
蒲生氏也其有華寵與之敗乃取蒲生氏子卒與俱匿於江中  
寬文間蒲生氏病甚以位列大夫之間助大夫於是乃辭曰昔  
與之役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蒲生氏之後今蒲生宗已  
立吾責塞矣棄其室而耕大父及父不祿而臣公生十餘年復  
事蒲生氏時嘗好讀書慕志布衣蓋之為人其所以責行義過  
失常引大体而慷慨雖蒲生君亦以為有烈士之風以厚畜焉  
公亦無它曠獨尚以四世臣蒲生氏也



逃去人曰國士至不見敬手侏儒也乃車死乎公曰固然國士  
誠重其死顧食縣手一侏儒不立輕手遂不疑也嘗有憲臣思  
札于蒲生君公聞垂泣且怒曰憲臣知貴蒲生氏雖衰豈可以  
勢相如乎昔身之祖世與蒲生氏升降雖吾邑屋其末嘗至不  
見故今我在也人皆稱我家之我百歲後皆嘗肉之矣此固負  
命卒之時也將書請使人先祭書憲臣果大怒待公公至則揖  
憲臣曰男所子死一言耳君所以藉我家者必以國權已今十  
步之內君不得恃國權也憲臣乃遽然曰吾始以君為庸人乃  
今日知君為國之賢士也幸由君謝公亦稍解然不使人知矣  
邑有豪俠臧手賣醬家獨公相得歡甚人或訶公至賈豎暴校之  
徒公何自通之公曰彼雖賈人然頗有俠士之義能赴人厄困

蓋亦有足多者焉不可身暴校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且緩急  
人之所賴時有也夫一旦不養不以貧富在也為解此豈非賢  
豪向者武今士大夫舞權自貴誇張乎世一旦緩急寧足恃乎  
臧卒益善遇之公好讀大史公書至季布袁盎之傳未嘗不廢  
書而歎曰名士或以季布之勇及至困厄奴僕苟活而不愛受  
辱不羞彼自負其材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夫袁盎雖子好學亦  
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慨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既則且柔  
能有其身我之所上也亦推故固好山水之神大公有丈夫子  
三人當此時兄伯以列士弟季以儒醫固潘中皆以馴行恭謹  
為公甥十九年頗能記其一二所親見者亦未知所以裁之取  
陳大君子之前之爾公名貞次公其字今茲四十五矣初度之辰



實在四月之初朝

齊藤必簡拜記

荷竹翁功力君墓碣銘

餘子緯

君姓源諱長英字伯華功力氏其先甲州人世仕武田氏有肥後者在道者長昌者以其世次皆仕機山公長昌者為君曾祖世及後主巨摩郡西野有稱其宅地者於今同族者居焉天正牛武田氏已歸順 國家 神祖賜之璽書即其舊地食西野諏訪一邑蓋為近御臣一日從游獵出野有可賞者即出懷中銅鏡親賜之語在南郭先生記中今璽書及銅鏡藏在其家矣及元封彦根氏始封 神祖賜之士曹長昌選在其中遂世為

彦根臣長昌無子養貞木氏之子為嗣曰長重慶元大坂之役從元封公有功即岡山奇捷十餘之一也娶渥美氏生三男曰長治曰長實皆先卒曰長春實君父娶平氏生君平氏卒繼娶岡口氏生勝元安致勝元冒橫尾氏安致如藤氏君以適長嗣為人溫厚喜待人唯至稱人之過惡者不應也曰是我平日所不願聞又性寡欲喜身人之急然亦每悶而不見怨人聞之者故諸有所施與多人不及知者也而其在職也尤愛屬吏視之猶子有古良吏之風以故所泣恬靜每以無為之聲云歷仕至今公凡五世老彌倚竹延享五年戊辰二月六日卒距生之寬文十年庚戌正月十三日得七十九歲男子三人長某次君章即子含其從公朝親往來東都也以文學從吾黨士游而知



名爲次長尹亦早卒女子二人一人適馬淵某一人未聘孫男  
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孫女二人皆幼葬于國城萬年山長松禪  
院先姑餘子曰武田氏也而甲士之歸於國家也 神祖含弘  
之德大則昨之以用小則賞之以邑則其見遇也固無以異於  
勳舊臣矣然其親並至有賜懷中寶器如功力氏者又幾人手  
大阪之役時雖既降稱藩國臣而徵赤熾一軍以殿之東軍何  
以得大振遂夷城池則於 國家大定之勳亦有出於其右者  
武君去昇平之際唯是温厚寡欲一廉良君子之人而固如無  
可見之跡者然而其於爲吏視猶子使其一旦當有事而用之  
豈亦有不視猶父者乎乃何不可爲唯時不可奈之何耳是爲  
無愧於爲有功之後也至其有所不願與不見者則與世之君

子相此以毀人使無所容而躬爲一善事則自多以代之不知  
遜以出之者何如哉 子言於學雖天性亦唯時君之教教一文  
一武何常之有矣以子言游嘗得一與觀其家所藏所謂祖  
祖所賜銅鏡者蓋奕然自失於其威靈猶如生而想見其人世  
沐浴光輝恒如新矣於身乎銘 曰

源姓之裔自甲之陽時屬喪亂觀國之光遭遇明主賞賜靡訖  
玉璽金鏡惟其如償爰方啓行于彼藩方雖稱陪臣家世孔彰  
中原一役赤熾是揚大定之勳與 國無疆後者誰也爲人不  
涼罔而不見義寧可量躬生昇平惟廉與良效以無爲君子所  
臧道既無愧教亦有章豈畫先業唯時考祥赫乎光輝永爲焉  
不也沐之浴之如新於常歷仕五世其德不爽倚竹自取宜况



不亡萬年之山神之所藏子孫如觀度幾千昌

三利大夫如山豐田君序

同

三利侯既竣竹橋門之衛也何充大坂之協衛還報之明年賜  
百日休暇初入國則其大夫如山豐田君年七十云夫國列大  
夫上命於天子若其君服其服自稱寡君之老以泣於其國也  
君如攝政出處守薨百官總已而聽則甚貴倨也而夙夜在公  
蹇非躬有過任之有善歸之使主超然立於顯榮之地而處  
於不測則無論一旦有不獲於上者而罷即有去之日遂收其  
田里素服髦馬踰疆壇哭不說人以無罪者亦無奈之何則分  
猶在臣也則先勳宜子於國膏澤周於民獨之萍跡不可以託  
終始乎又何至於罪之有也哉而此猶獨以人已若夫世則非

唯以異好苟以情而已所受孰與所教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  
而莫予違此言也固足以幾于夷邦而孰能舍其所樂與其所  
憚則其所信任亦何在唯舊之求乎蓋所以不改為難也且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非教之以前者處官事多不敬則誣之以狹  
老臣弄國柄擅為威福以蔑上則不待奪之以漸已此時也我  
奉先君之託不得輔諸生時乃有可勸之以死者而既已不測  
之躬何益於後則徒自傷無辭於地下耳凡也賢者以自殉國  
而有不免於此則非效忠之難也亦唯分無奈之何  
耳君以翼燕之臣三世如一日何以得之也余聞之也君侍於  
弼州公二十年一國之士無不以有人於公側而安其身總已  
於先公身攝政於今公無有以為政出於大夫者而其一行



一處守於二公，砥仗之間，無所上重。國命下敬，邦事各用其極矣。此固君之所獲乎上，而三世如一日也。然獲乎上之道，非有深入焉者而為之，素縱因之，素縱因之以職，稱勤至而亦不固也。隊長若語余曰：「偶舟公時，暫御某犯罪，偶州公怒甚，余家大人斬之，莫之敢諫。家大人匿諸家，復命竊畜焉，以學騎而某亦悔過，屈節就之，遂盡其道為良工。於是乎告為騎士矣。」偶州公之託先公，身先公之託，今公先公之承於偶州公，身今公之承於先公，其具已乎？豈有不忍於人之子如此，而能忍於君之身利於人之子如此，而能不利於君之子者哉？蓋君恒勅子弟讀書曰：「後讀不能行，如無讀而躬自有其行，則如此矣。」而獲乎上何事於三世？雖十世可知也。凡世賢者以身殉國，勲勞高於

國膏澤周於民，而猶有不免於素服髦馬，踰疆壇矣。若自傷無辭於地下，則無他亦唯非有躬有之行，深入之素，如公者而徒以欲託萍跡於終始，而卒不能則曰：「忠難必而歸，諸分無奈之何耳。」不知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則所謂分亦由人而定之也。是之謂大夫之事，常存於仁矣。古者大夫七十謝事，禮也。君豈無於斯乎？而侯將至，自入國即賜之几杖，曰：「寡人以微軀之身，承社稷以來上為國家捍北門之鑰者，三年又西代，行臺之戍者一春，竣事共以無失，則暇入國，得一履，祖宗封疆，允民所疾苦，補不足，助不給，以比先王觀以固我位，則一有非大夫之靈者乎？如曰使大夫以祿在家，唯日有秩，月告存以終餘年，猶以為寡人之所以報德者也，而寡人猶弱非大夫無以自立，幸



勿言而以卒先君之託則君欲有請而不得以老為解且凡以  
謝者恐誑誤致罪防諸未然者也君之盛德獲乎上也如此又  
何有慮及於此者乎則亦不必言乃唯知自是以往几杖之年  
与社稷俱無疆耳蓋 國家德澤之及於列國也列國大夫有  
羔羊委蛇之風若君而即如智利自辱氏之以威武令於天下  
其土人帶牛佩犢於至難治猶近年以來漸嚮風化知致力於  
農桑則亦足以觀 聖世之盛矣是為壽君姓源豐田氏名裔  
輝如山豨也隊長君名齋奎字文明君之長子以文學從吾堂  
世遊

奉送 相良族之國序

自 神祖受命以來百有餘年四方無虞人自自重不犯法天  
下安 憲廟好李帝招儒士自此而降大臣宗室列族斌  
多好文者則看今相良族其人也 惟時 少遊車都諸生間數聞  
長老先生稱 族之賢筆然想見其人得上謁退而私竊喜  
甚以 惟時 所聞 族雅好經術慨然有志古之道及見 族果  
然以所見驗所聞 益信以所聞推所未聞所未聞可知  
族之國則稱所未聞者為下執事誦之 惟時 每讀冰家之語見  
後世學士大夫慕說三代之治而不已未嘗不寤卷而歎也三  
代之治可及邪吾不得知也三代之治不可及邪吾不得知也  
惟三代之下無復有三代之治三代之治果不可及也意無人



才邦抑勢不可也自秦廢侯置守以法律治天下當官者即稱  
為博士亦裁以經術綴飾吏治云爾上有嚴法以約其下而文  
吏又自傍聞其敗彈壓告劾陷之於淵孰肯盡其知力而冒不  
測之禍哉即冒言未盡其意而大戮後之元不被澤而主有  
不明之誚此豈不畏首尾甚危涼時郡國共理之臣得以便宜  
從事猶有古人之風自龔少卿之徒率以文法為患又我於民  
非有數世之仁也一旦遷去彼視我知路人也又迫三載考績  
之期不勝治亂縲之緩有欲速之心無以情與忠何以能得民  
心難驩心而父母之平過此以往則監司臬陳提衡於上治獄  
使者又以中旨顧授之上觀下獲一事不得自裁安可使庶民  
安其田里而凶款自慙恨之心哉豈人才孰不可也結髮讀書

長而欲行之一日東橋之朝累於三足不得不姑舍其所學以  
道殉乎人也則亦退而慕說三代之不可及耳 國家以廉恥  
屬士大夫自殺人無賜盡者即下官不職至貶爵削地者豈矣  
別是論其他雜史臣雖三代之忠厚何以加哉社稷之臣世有  
有勤勞於 國家者與上洪休感上任我所為而卒不文致人  
自是亦甚得行其志生此為千載一時吾又以非後世學士  
大夫之徒不此為千選也特 國家建官廣其員取決於身實  
論不責成於一人人臣不諱不顧忌相視因人成事諸侯之國  
政自其君出君之於民其先既與其祖其父逸勤而其孫子乃  
為富氏為其父母而治其子弟加以至治之澤鄉化之民苟行  
仁政三代之治果可及也三代之下可為三代之治者惟此也



時為然自 憲廟以來宗室列侯好學者多不為不不就其人而正焉擇術不精有仁心仁聞而民未得為堯舜之民道之行有命者為蔽穴之士言之子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國無小也何民不可為是故無賢者也有則惟時識之惟時所見聞者侯經術有志古之道以所見聞推所未見聞所未見聞其得不如所見聞乎 侯少好古最後所末見聞乃師事春臺先生 學博而行高以三代之道者為必可行也可不謂其人哉

松崎惟時撰

諱辨

上田寬 字大心

以諱莫神者非古也其當于周之中世乎文王名昌雖曰克昌周史錄洪範不諱其昌周公制禮有昌本之菑武王名發周公不諱發遂民亦曰四方爰發解之者曰記中詩卷不諱臨文不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此解為不通豈其奉其文而不諱者猶之可也為新作庶矣乎豈不有一言之代昌者也豈實薦之宗庶而何無一物之代之者也七月宮回弄筆何周公之不擇言也此而不諱將何用彼諱焉且故諱者非古也後世日強文而臣子有所辭人之情也習生於下而恥為之立焉時勢也父母之喪三子不言古之禮也時屬擾亂君臣不便不得不變而從輕也而古之禮為之廢禮既為所由廢又何



得無所由與也儀禮之所記聘享贈賄委積飭宰周公之制礼  
豈如斯其侈者哉今嘗其所廢者非固祀以國以下所祀辨也  
必力政并吞之後而可耳列國扞承幣美維競孫說好示習俗  
日就魯媚晉卿以五軍吳乃徵以百軍恐而強令仿所小至正  
礼既壞而变礼獨存博儒不察以為皆周之舊不思也已死則  
以諱可神非乎曰何名其非也夏殷無諱而周有諱蓋惡任其  
名也既諱而又諱固其宜也禮雖久在末之乃可以義起也者  
其此之謂歟故余嘗謂孔子之學礼七十子承之其所損益  
疑未必不出於周公之所制也學優則仕固施之家國而於王  
之制不得不遵也豈以後禘之徒守空文乎則致遠就其說以  
成其固乎哉或曰在滕曰老孫某此非諱名乎曰然豈不作言

耳但諱名之漸也春秋又有君臣曰名者蓋舊俗之遺也若死  
而必諱乎生時亦何得名也蓋春秋之內諱礼漸立而未備  
禮固亦又所以見非周礼之舊也矣



芳賀君子公墓碑

君名忠子公字不知系芳賀而著在史乘者誰後也自父某君  
始為今先登隊騎士云其君嘗取波氏舉子男女各二人伯  
為君君性孝友而敏甚某君詭焉謂君能子病且卒君曰而弟  
妹若而人今而後其誰禁乎而長矣而猶能代我為父我復何  
慮我瞑矣君既冠為嗣善父家政折節為儉母氏在而一匹回  
相外之乎一切委任聽之君亦不自顯每有必決策母氏而右  
從焉慈猶恐不稱之母氏雖每及親故未嘗不稱曰吾家何  
幸者伯如此美其於弟妹視養相循無不各所以望其君者而  
視也子恩甚乎焉益物之焉相坐於膝下凡數年人無間然矣  
而季出嗣於伊與田某而二妹以次出配於根本某於岸某諸  
所商送自衣物品玩大小無不辨具映焉即苟可憫者無辭為  
之曰是為女曹之政也蓋乃有愛也曹所而為侯則安在其君  
為見也幸為謂恩我為也先是即求昏者門相踵君為指可匹  
地並不許於是皆得騎士也君初挾策獨從吾處了羽翼之輩詰  
業日無虛矣以故雖在負郭寧巷無賴軒之徒所窺穴而無擇  
交即無擇交而其德雅慕悅為君人無敢目攝其所以犯之  
者也迺後因翼之曰師南郭服之生之唯謹不盾与浮慕釣  
者者為伍而業益進而詩最長所長務以格勝今作者又不覲  
丞取堅實即有所作小瑕不置追琢必期得完而具稿以請先  
生不探可人而至題曰無善焉不編矣君犹且挹損与二三  
路以不及而錄是之若業將廢者輒為不知者所疑之嘗語予曰



先人雖在，以僚猶有欲及身，頭庸以興衰宗之志，竟以不遇吾  
恒不自得，曰吾已矣，再後子孫莫念尔，祖猶恐晚暮忠，雖不似  
每一念及人，其得寸感激乎，夫於忠則為守尋尺之祿，以卒崖  
牖心，以美而由以自底計，不為者其謂及人何，况吾固為所稅  
智耳，又何必汲汲自若，不顧二三兄弟之累而終以彼易此，不  
朽者為手君義，耻苟容求寵而隊帥，去若幹子自厲之將，薦中  
罷者數而曰吾隊無子，公有所更得乎，未果君亦尋以騎士，將  
身，齒之今夏三月，君遇病，血如沃心，去不可起，獨懼為母愛  
而不言，竟卒于翌月既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10140